

# 复调理论视域下的《龙子》

段绍俊

(昆明学院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摘要:**巴赫金复调三原则或三特征由“对话性”“共时性”和“未完成性”构成;它们之间相互呼应,共同作用于复调的产生。《龙子》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多视角的叙事、故事场景的设置、故事结局的安排等方面都呈现出了复调的特征,从而彰显出了作家的创作意图:力图使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民族身份和不同性别年龄的人们在对话中发出自我之声,共同谱写出一支充满平等、和平、友爱的和谐之曲。

**关键词:**巴赫金;复调理论;龙子;对话性;共时性;未完成性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6)02-0113-06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6.02.019

## *Dragon Se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yphony Theory*

DUAN Shao-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Kunming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214, China)

**Abstract:** The three famous polyphonic principles or features of Bakhtin consists of “dialogue”, “synchrony”, and “unfinalizability” that are echoing to each other so as to generate the existence of polyphony together. *Dragon Seed* presents the three polyphonic features and their own different functions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ngles—the molding of the character image, the narration of multiple points of view, the setting of story scenes, and the end of story, which reveals completely the author’s writing intention: trying to make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genders and ages to utter his or her voice in the dialogue in order to compose a harmonious song together, and conveying the willingness of love, equality, and peace.

**Key words:** Bakhtin; polyphony; *Dragon Seed*; dialogue; synchrony; unfinalizability

米哈伊尔·巴赫金(1895—1975),苏联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符号学家,同时也是文学理论、伦理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学者。作为一位有着深远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巴赫金的主要成就集中体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著作中,“复调小说”的概念也从中衍生而出。刘康认为今天的人们一提到巴赫金,首先想到的或许就是他的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的理论。<sup>[1]</sup>“复调”(polyphony)的概念来源于音乐,“poly”作为一个前缀意思是“很多”“许多”,“phony”源自希腊语中的“phōnē”,指“声音”(voice)的意思。因此,“复调”

顾名思义指的就是音乐中各自独立但都具有同等意义的多个曲调的叠置,因此“复调”也可称为“多声部音乐”,而巴赫金则是将音乐中的“复调”概念借用到文学批评上的第一人。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分析陀氏小说的美学特征时,评论道:“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体充分价值和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他们

收稿日期:2015-12-20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多元文化批评话语下的美国华裔与非裔女性文学比较研究”(2012C213)。

作者简介:段绍俊(1978—),女,云南昭通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中,而且相互间不发生融合。”<sup>[2]29</sup>在此基础上,巴赫金进一步阐释道“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的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统一体中,这已是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统一体。如果非说个人意志不可,那么复调结构中恰恰是几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从原则上便超出了某一人意志的范围。可以这么说,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在于把众多意识结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sup>[2]50</sup>后续研究者对巴赫金复调理论的研究除了用来分析小说文本外,还采取了独特的侧面来深入探讨理论本身,如段建军(2009年)的“巴赫金复调理论的人学内涵”<sup>[3]</sup>,缙广飞(2008年)的“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哲学意蕴”<sup>[4]</sup>。统观这些研究成果,再结合巴赫金对复调的论述,可以看出复调理论有三个特征或原则:“对话性”“共时性”和“未完成性”。

以写中国题材作品见长的华裔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晚年的作品《龙子》(Dragon Seed, 1942年出版)反映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阶层,主要在1937—1941年间二战过程中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荡气回肠的故事背景。小说选取了一个距南京城不远的村庄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所,选取林郟一家的故事来呈现,以此折射出二战中中国农民在日军侵华过程中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和进而奋起抗日的历史。该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多视角的叙事、故事场景的设置、故事结局的安排等方面完美体现了复调三原则,从而彰显出了作家的创作意图:力图使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民族身份和不同性别年龄的人们在对话中发出自我之声,共同谱写出一支充满平等、和平、友爱意愿的和谐之曲。

### 一、人物形象的塑造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里,巴赫金说:“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sup>[5]340</sup>在他的眼中,“生活中的一切全是对话。”<sup>[2]4</sup>事物的存在一旦失去了对话就毫无存在意义可言。由此论述可见,对话性特征是巴赫金复调理论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他看来文学作品的主旨关键在于再现拥有各自世界的不同的独立意识,它们的价值是同等的、地位是平等的。<sup>[6]127</sup>巴

赫金的对话性关系发生的显性层面体现在作者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两个方面之间的交流,隐形层面则体现在人物与人物内心思想之间的斗争。在巴赫金那里,双声语现象就很好地体现了语言的对话关系,值得强调的是,不是只要有两个人声音就一定会发生对话,而是这两种声音之间要具有“争论性”或者“交流性”,才能形成双声现象。《龙子》中,赛珍珠塑造出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存在于长辈和晚辈之间的父子关系、母女关系,也有存在于平辈之间的夫妻关系、兄弟姊妹关系。在众多关系织出的这个大家庭的网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感情交流和对话、人物与人物内心的矛盾斗争都呈现出了多声部现象,体现了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对话性特征,从而也寄托了作家的美好愿望。

周子玉在谈及《龙子》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与赛珍珠其他两部作品《东风·西风》和《大地三部曲》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的差异时指出:“这个中国世界里的中国人有了跟《东风·西风》及其《大地三部曲》中的中国人完全不同的一个特征:那就是家人之间、同胞之间从始至终有着和谐的情感,这情感还包括对外国人的友好。”<sup>[7]</sup>三部作品中人物之间的感情表达方式各有不同,在《东风·西风》中,中国人之间非常的冷漠,有隔膜,缺乏情感的交流和沟通,只有少数人在外来文化的熏陶下才有所改变;在《大地三部曲》里,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人们之间不再冷漠,但是由于东方人含蓄的表达方式所限,他们之间的交流更多的从肢体语言体现出来,言语之间的碰撞较少;而到了《龙子》中,这种含蓄的感情沟通方式减少了,彼此相爱的人之间能够相互倾诉。<sup>[6]69</sup>《龙子》中彼此相爱的人之间的这种互述衷肠的表达方式正好体现了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对话性”特点。以下从林郟夫妻、玉儿夫妻及其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来加以例证。

父亲林郟和母亲林嫂是村子里年长一辈的代表,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像村里大多数其他夫妻关系那样,是男方控制着女方,女方只是男方用做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在父亲的感染下,林郟把妻子林嫂当做了自己灵魂的伴侣,因此当村里的老太婆怂恿他娶个年轻的小老婆可以再生孩子时,他只是笑了一笑置之。林郟对妻子的表达方式也突破了默默塞给对方一把青桃的方式,而是直抒胸臆“你是最好

的娘亲,走到天边也难找一个像你这么好的!……我喜欢你的热心肠,喜欢你心直口快,就算你对我发火也不怪你。”相对于丈夫的直白,林嫂的回应还是较为含蓄害羞型的,她装作要看丈夫脸上的斑,把丈夫的头抱过去摸了摸。夫妻关系中,年轻一辈的代表要算是林郟二儿子和儿媳玉儿这一对。这对小夫妻的感情交流方式比起父辈们来说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相互间对彼此的理解和心灵感应也远远超出了上一辈。一开始,两人之间摩擦不断,丈夫总是被家人训斥,要他管好自己的妻子,让妻子待在家里服侍好丈夫和家人,必要时可用条子抽打;而妻子则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新女性,不愿成天把自己囚禁在家里。因此,小夫妻间存在摩擦。但是,由于二人之间能够彼此敞开心扉向对方吐露自己的心声,其交流也就逐渐变得顺畅,例如丈夫敢于暴露自己不识字的缺陷,希望妻子能通过语言把文字中的思想传递给自己,而妻子也能在大庭广众下顾及丈夫的颜面,私下里提出个人的要求。慢慢地,丈夫体会到了二人之间心灵相通的甜蜜远远胜过肉体带来的快乐。《龙子》中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对话关系整体上来看也是平等的,少有长辈高高在上、晚辈唯命是从、俯首听命的状况。林郟虽然是这个家庭的家长,但是他在儿子儿媳们面前一向开明,不是一个专断的家长,有事时总是和颜悦色地和他们商量,相互交换意见。对待三儿子,他更是疼爱有加,即使儿子有时提出的要求是任性的、不合理的,他也会想尽办法尽量去满足他。眼看敌人就要逼近村里,林郟没有利用一家之长的权威要大家服从他的指挥,而是召开家庭会议让大家各抒己见,当他发现年轻一代的思想更能应对危机时,他虚心听取了他们的建议,以便全家人能安然无恙渡过这个难关。反过来看,《龙子》中的晚辈们也不是年轻气盛、事事忤逆和父辈们对着干,而是能体谅做父母的难处,尽自己所能为父母排忧解难,比如大儿子在父亲问是否愿意在父亲过世后和其他兄弟一起努力奋斗让这个家庭继续延续下去时,他做出了“能”的肯定回答。另外,二儿子也能体恤父母的不易和心酸,在哥哥和弟弟相继离家后父母来信要求他们带着孩子回家去时,竭力劝说妻子玉儿把孩子带回老人的身边。

陀氏作品的一个特征是他擅长以新颖的共时艺术手法来塑造人物,使性格矛盾的两极可以共存于

一身,从而为自我对话的展开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有助于揭示人物的深层心理。<sup>[8]32</sup>《龙子》也具有此方面的特征,作品中人物与人物内心的矛盾斗争随处可见,而尤以林郟、老二、吴廉最为典型。林郟在目睹敌人的残暴后,学会了以牙还牙的方式,加入了儿子们的行列也开始了杀敌,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存在了激烈的交锋,他不断在质问自己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付敌人是否正确、是否具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因此每次杀了敌人后,他总会在内心责备自己,在与家人的语言交流中也表露出渴盼和平的重新来临、渴望美好人性的复归。林郟的二儿子在家人善意的讥讽下,表面上显示出了大男子主义的特点:对妻子大声发号施令,妻子不听话就要抽打。然而在他内心深处,他对玉儿是一往情深,想娇惯她、呵护她、懂她,根本不想像传统男人那样控制她、限制她的自由,因此他的行为和思想总是处于矛盾当中,直到后来夫妻之间的心灵交流达成、家人的思想转变后才呈现出一致性。吴廉,林家的大女婿,南京城里的小商人,当战争一步步影响到他的生意时,他行为和思想受到了巨大冲击,也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首先,当学生出于爱国热情把他出售东洋货的店铺打砸了时,他甚是气愤觉得自己很委屈;其次,为寻求日军保护他挂出了日本国旗,而国旗很快就被别人撕破了,这让他觉得他的敌人是同胞们而非日本人;后来,为安全起见,他干脆住进了日本军官大院,当被人公开骂他是汉奸时,他觉得自己并未错只不过是个人生存之道的不同而已……吴廉以上的强词夺理对都源于他作为商人在唯利是图的本性驱使下做出了选择,但文中同时也揭示了他在采取这一系列行动时良心上受到的谴责和产生的内疚感,从而也说明了他为什么没把林郟一家和村民们抗日的情况报告给日军的原因所在。

由以上三组关系的论述和三个典型人物矛盾思想的描述可见,作家在不同的关系层面和不同人物的矛盾思想中为读者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是多声部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吴廉除外)都有着各自的优缺点,但却都学会了如何在同一屋檐下通过对话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与其他成员和平共处,而这也是作家希望所在。

## 二、多视角的叙事

《龙子》中的多视角叙事风格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面对战争不同人物产生了不同的想法、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二,从不同侧面揭露日军在侵华期间占领南京后所犯下的罪恶和残酷暴行。这种多视角的叙事方式同时体现了复调的“对话性”和“共时性”的特征,起到了让读者更加近距离地感受那个时代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以及给人们带来的身心的改变和巨大创伤。小说中不同阶层的人们在面对敌人的入侵之时,持有不同的想法和观点,随之做出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大多数的普通中国人,如林村的农民们在面对日军的入侵,其态度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演变——日军未进入村庄之前是茫然无知,日军逼近村庄时是幻想和期待,在目睹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时是恐惧和震惊,之后的反应是愤怒和觉醒;抗日游击队在面对日军侵华伊始就坚决抵抗,决心把外来入侵者赶出中国的国土、打回老家去;国民党在秉持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下,在大敌当前采取了消极抵抗或不抵抗政策。<sup>[9]</sup>此外,就是同一阶层的人们,在对待日军的态度上他们的想法和反应也有所不同。就拿林郅一家来说,其家庭成员在对待日军的态度方面大体上可分为三派:以林郅为首的由不抵抗到抵抗的一派,成员包含林郅、林嫂、大儿子;由玉儿夫妻和老三三人组成的新一派抵抗派;以大女婿吴廉为代表的投靠敌人的汉奸一派。

小说伊始,我们看到的林村是一个离城里不远但却充满了田园诗歌般美丽画卷的宁静的小村庄,四周为青山绿水所环绕,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当林嫂把“今年夏天北边要打仗……不是我们自己要打,是东洋鬼子。”<sup>[10]9</sup>这一听来的消息告诉林郅时,林郅不为所动,认为“无关紧要。北方远着呢”<sup>[10]9</sup>,企图延续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活方式。老大和父亲态度一样,甚至抱怨城里的年轻人,认为他们是读书太多所以才会起来鼓动人们抗击日本人,他觉得,只要一个人自己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而不去管闲事,那么别人也不会无缘无故来惹你;如果人人都这样,这个国家也就坚不可摧。<sup>[10]32</sup>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敌人进入了林村,林郅依然觉得只要自己做个守本分的农民、真心欢迎敌人的到来,就能延续以往太平的日子。然而在目睹了敌人一系列的暴行后,如因嫌全村最德高望重的90岁的长老走得慢,于是把“枪头的刺刀刺进了他的后背”<sup>[10]109</sup>,又如日军在他家打砸抢后,对吴廉的老母,一位“老得连

路都走不动、糊里糊涂的老太婆”<sup>[10]114</sup>也不放过并将其先奸后杀,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罪恶的场景让自持的林郅也不禁破口大骂出“操他娘”“狗杂种”“操他奶奶!操他祖宗八代!”<sup>[10]159</sup>等脏话,也让林嫂“慢慢滋生了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恐惧”<sup>[10]124</sup>,使她不禁产生了如果林村被这样的敌人强占了,今后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的问题。至此,林郅一派完成了由不抵抗到奋起反抗日军的思想转变过程。

玉儿是小说中新女性的代表,有自己的思想,敢作敢当、情感丰富,因此我们看到当城里的年轻人在村里传播激进思想问人们能否做到在敌人到来之时烧毁自家的房屋和田地以此给敌人重大打击时,只有玉儿大声回应“我们能”。而为了汲取更多的知识,玉儿在丈夫承诺可以给她买任何她想要的东西时,她的要求不是耳环而是一本书;玉儿的丈夫老二,开始也只想做一个威风凛凛的男人,后来在玉儿的带动下,夫妻一条心,共同加入游击队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眉清目秀的老三,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从小深得父母兄弟姊妹的疼爱,凡事都很任性,心底也很单纯,然而和家人一样在目睹了日军的暴行和自己被敌人当作女人强暴后,也加入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游击队,后来还成了游击队的分队长。

吴廉,林家的大女婿,南京城里的一名商人。故事开始,学生们号召抵制日货致使吴廉生意受损,因此他把责任归咎在学生身上,一方面认为都是学生惹的祸,如果学生不鼓动人们就不会追问货物的来源,另一方面认为做生意与学生、与爱国没什么联系。<sup>[10]27</sup>后来,敌人一天天逼近,他最关心的事还是他的生意,于是他经常从城里最大的茶馆打听消息。之后,当学生砸了他的铺子时,他心里感觉甚是委屈,以至于当日军占领南京城后,出于生意上的考虑,他先是挂出了“出售东洋货”的招牌,接着为求安全把日军发给他的旗子也挂了出来,再到后来,干脆搬进日军大院,与日本人密切往来。至此,吴廉由一个普通小商人的形象逐渐转变为唯利是图的奸商,最后完全变为一个汉奸的形象彰显无疑。

为了揭露日军在侵华期间占领南京后所犯下的罪恶和残酷暴行,作家也采用了多视角的叙事方式。视角一如上所述,从林郅一家及其村民的所见所闻来展开,在此不再赘述;视角二从敌人的视角来呈现;视

角三从作家本人的描述中来展现。小说中,我们得知吴廉认识的众多日本人中有一个日本兵,其身份为记者,他的工作是负责拍照片,并把拍好的照片寄出去。文中记载道“他每天都出去看看有没有值得拍下来的东西。他寻求完美,但他发现了太多的丑恶。他亲眼目睹了他的同胞蹂躏年轻妇女,甚至糟蹋老妇;他看到了他们国家的士兵们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善良的百姓面前干着肮脏的勾当。要是这些百姓谁敢喊出声,便惨遭杀害。”<sup>[10]240</sup>由此可见,作者透过这个日本兵的视线呈现了日本侵略者的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从而增强了文本的说服力。有着华裔身份的赛珍珠,曾经表达过“美国是她的第一祖国,中国是她的第二故乡”的观点,在《龙子》中,我们也能体会到她对中国的这份深厚情谊。跟随她栩栩如生的文字描述,我们眼前似乎也呈现出了多年前南京大屠杀的惨烈场景:疯狂、残酷、凶残和野蛮的敌人来到城里,不分男女老幼对其残杀,女性则是先奸后杀;每天这样死去的人成千上万、不计其数。<sup>[10]122</sup>

### 三、故事场景的设置

在巴赫金看来,复调小说与传统小说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是共时性描写,后者是历时性描写,前者还能达到使作品的戏剧性和感染力进一步加深的效果。因此在评论陀氏的作品时,巴赫金说:“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而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sup>[2]29</sup>《龙子》中的共时性特征除了人物形象塑造中展现人物心理时有所体现,也体现在故事场景的设置上。这种共时性的场景设置既体现了事件间的联系性和整体性,也突出了世界人民对战争的抗拒和对和平的向往。

从小处着眼,小说中在同一时段存在着城里和农村两处故事发生的场所。通常,在讲述林村发生的事时,作者会另费笔墨叙述同一时间在城里正发生的事。比如,当村里的人们在茶余饭后闲聊之际以一种漠不关心的口吻谈论敌人入侵之事时,在城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爱国的青年人已经采取了行动:一边扩大宣传的力度和范围号召人们共同起来抵御侵略者,一边砸毁出售东洋货的商人店铺;又如当家中的男性成员害怕吴廉把村里和家里抵抗日军

的事告知日本人,在商议如何解决此事之时,玉儿在通过与婆婆眼神交流后,已独自一人悄悄潜入城里利用毒鸭毒死日本军官,使日军一怒之下将吴廉杀害,从而以借刀杀人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难题。

从大的背景来看,小说中在同一时段存在着不同层次、不同范围、不同场所的抗日阵地。在1937-1941年这个抗日战争的阶段,林郊所在的南京郊外的村庄作为中国农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个缩影被呈现出来,而通过林郊的三堂兄从吴廉处偷来的收音机的广播里,村民们了解到: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人民的抗日战争只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他们在抵抗日本侵略者外,中国其他自由国土上的人民也在打击敌人,阻止敌人进一步的入侵。这种认识让村民们获得了抵抗敌人的动力和精神上的支持,从而当战争进入到第五个难熬的年头时,收音机里传来的关于国内国际抗日的消息重新点燃了村民们的斗志,从而加固了他们坚持不懈抵抗侵略者的决心。回顾历史,也的确如此:1937年揭开了日军侵华的序幕,之后历经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期间,1941年底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战场、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更加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让世界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协同作战、共同抵御入侵敌人,直到1945年取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

### 四、故事结局的安排

除了“对话性”和“共时性”,巴赫金认为复调作品的另一重要特征是“未完成性”,而情节的历史发展和人物的社会存在与此紧密联系。情节的历史发展通过人物之间的多重对话得以实现,而人物对话的不断交锋和延续则注定了在语言表达和意义诠释方面存在开放性和未完成性的特点;人物的社会存在本身就蕴含着“未完成性”特点,因为“只要人活着,他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他还没有完成,还没有说出自己最终的见解。”<sup>[11]</sup>还因为,“对话是不可完成的,只要生存着有思想的和探索的人们,它就会持续下去。对话的终了,与人类和人性的毁灭是同义语。”<sup>[5]372</sup>《龙子》中的故事结局的安排一方面体现了复调三原则,一方面也寄寓了作家的美好祝愿。

小说中故事快结束时,林郊在儿媳玉儿的一番

慷慨陈词和自己复杂的思想斗争后,主动把自家的房屋田地放火烧了,很多乡亲们也争相效仿,为的是即使敌人占领了村庄,也得不到赖以生存的粮草和栖息之地,这种做法与《战争与和平》中莫斯科保卫战中俄国人民在面对拿破仑即将濒临城下的做法如出一辙,目的都是给入侵者以致命的打击。烧毁房屋田地后,故事结束在林郊夫妻与玉儿夫妻告别的对话场景中:林郊希望老二和玉儿能并肩战斗、希望小夫妻俩的儿子今后能身心健康地成长,玉儿把孩子递给父亲表明了老人就是孩子今后能健康成长的看护人。于是,二老抱着老二和玉儿唯一的儿子准备前往没被敌人占领的自由区去发挥他们的余热,以便能为在敌占区与敌人斗争的战士们提供来自后方的粮草食物支援,同时把他们的后代抚养教育好,带给他们对敌作战的精神上的动力。故事到此结束,然而不难看出这样的对话、这样的结局其实只是另一故事即将揭开帷幕的标记,我们可以想象故事的主人公们后续可能会经历的事情和过上的生活:林郊夫妇去到了自由区,与和他们一样有着相同背景和不同故事的人们在新的环境中共同开始了新的生活,同时让玉儿的孩子能在相对自由平等的环境中健康成长接受教育;老二和玉儿这对年轻的夫妻也和中国许许多多的青年夫妻一样为了能让下一代呼吸到自由、民主、平等的新鲜空气,在敌占区誓死与敌人作战直到把入侵者赶出中国大门;老三也和众多男男女女的青年人一样,在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寻找自己的未来和人生旅途中的另一半,直至战争消失、和平到来。

此外,《龙子》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日军侵华的1937-1941年期间,故事地点主要是南京城里和郊外的林村。跳出故事来看故事发生的大时代背景,从历史来看,我们知道日军的侵华行为并未在1941年结束,而是一直延续到了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那一天才算画上了一个休止符,因而故事中日军通过贴标语和宣传画等方式企图蒙蔽广大中国人,以此停止人民对他们的反抗,接受被人奴役的现状的做法可说是自欺欺人,当然也就出现了故事快结束时的场景:玉儿把毒药放进用来浇灌鸭子的汤汁中,致使日军军官进食后当场身亡。在有关日军情况一方的故事结局来看,此结局也是未完成性的,预示了在今后的中日两国的交往中,摩

擦将不断出现,类似这样的事情将会层出不穷、接二连三地发生。同样,故事结束时的地点在山上,从人物的对话中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今后与日军交锋的场所不会是只在同一场所,而可能在任何一个城市或任何一个农村的任何一寸土地上,其斗争的范围也可能延伸到其他领域。因此,这种摩擦和交锋的减少只有寄托在未来复调社会的出现上。

## 五、结 语

“复调小说”是一个极新的文学批评概念,从多个层面上颠覆了人们对于小说的传统认识,最大限度拓展了小说的表现能力和读者的审美视野,使小说语言呈现出了新的哲学思考的魅力。<sup>[8]33</sup>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俄罗斯的历史上这是一个转折点,30年代开始俄罗斯由复调社会转入独白型社会,致使各种非正统的声音难以发声从而遭受压制,众多有独立精神和思想的知识分子,如巴赫金,也难以逃脱横遭迫害的命运。在《妥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面世前不久,巴赫金就遭受了未经起诉、审判就被缺席定罪而宣布流放到某边远小城的悲惨命运。可见,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的面世是对苏联特定历史悲剧的反思、对独白性社会的抗争和对业已消逝的复调社会的颂扬和向往,其“对话性”“共时性”和“未完成性”三原则相互呼应,共同作用于复调的产生。《龙子》于1942年1月22日出版,此时恰逢日军侵华将近5年、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将近3年,全中国、全世界的复调社会已被反和平的侵略者们所打破,呈现在世人眼中的世界是一个为穷兵黩武的少数人所掌控的独白型社会。面对此情此景,有着双重身份、人道主义思想、深刻的洞察力、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神奇的文学创作力的华裔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为声援第二祖国人民的抗战写作了《龙子》,而此时恰好也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日宣战一个月。作品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多视角的叙事、故事场景的设置、故事结局的安排等方面都呈现出了复调的特征和功能。由此可见,赛珍珠的《龙子》的诞生除了与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出现有着类似的背景外,作家对未来复调社会的向往之情也同样流露无遗:力图使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民族身份和不同性别年龄的人们在对话中发出自

(下转第127页)

笔者注意到这样处理会使节奏表现得更规整、更均匀。这样的处理,在他对贝多芬的《f小调钢琴奏鸣曲》第三乐章的演奏中还有很多,在此不多作赘述。

####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对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演奏,在乐曲速度、力度和分句的艺术处理方面并非呆板划一,而是完全可以加入个性化处理的。我们通过施纳贝尔略快的演奏速度,霍洛维茨和巴克豪斯的演奏中力度处理明显的变换,李赫特强有力的分解和弦弹奏,以及他们对乐句的细划分,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演奏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在速度处理上,可以急缓不等,也可以居于适中;在力度的处理上,强弱可以交叉变换;在乐句的划分上,在遵循乐句基本走向的同时,可以细分乐句创造戏剧效果,还可以依乐曲情感的表现进行乐句划分。然而,不论对作品的速度、力度和分句作怎样的处理,其基本前提是对作品的正确理解。因而,我们在演奏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中,要想较较好地进艺术的传达,处理好乐曲的速度、力度和分句,必须做好三方面的准备,即:首先要有对作

品有正确的理解;其次是要有对作品情感的准确体悟;第三是要有对速度、力度和分句这些专业知识的理性认知和实践训练。有了这三方面的准备,当我们翻开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去浏览那些合着作曲家热血和生命韵律的旋律时,我们会因沉浸于乐曲的激情而加深对作品内涵和思想精神的理解,并会因由这种理解和情感的体悟而灵动于对作品速度的适当把握,对力度的准确表现和对乐句的自然划分,从而使每一个欣赏者在聆听演奏时,都能从演奏者对作品速度、力度和分句的不同处理中,感受到他们对作品内涵的不同理解,获得不同审美感受和音乐启迪,更能从音响版本的差异研究中,获取良好的借鉴。

#### [参考文献]

- [1] 苏澜深. 波利尼谈贝多芬钢琴奏鸣曲[J]. 钢琴艺术, 1997(2):15.
- [2] 阎冰. 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力度处理特征[J]. 沈阳音乐学院学报, 2009(2):188.
- [3] 蒋存梅. 莫扎特第十首钢琴奏鸣曲(K330)的音响六个版本的比较[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2004(2):71.

(上接第118页)

我之声,共同谱写出一支充满平等、和平、友爱意愿的和谐之曲,正如作品中玉儿向丈夫索要的、也是吴廉给老二推荐和受到林郊肯定的书名《四海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所展示的那样。若能如此,那么目前世界上各国之间的摩擦和产生的许多争端,例如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事件,或许也就能在对话中寻求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了。

#### [参考文献]

- [1] 刘康. 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129.
- [2]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 北京:三联书店,1988.
- [3] 段建军. 巴赫金复调理论的人学内涵[J]. 学术月刊, 2009(8):120-126.
- [4] 缙广飞. 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哲学意蕴[J]. 国外文学,

2008(3):15-19.

- [5]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M]//巴赫金全集(第五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6] 朱岩岩,丰蕴. 众声喧哗中的多样人生——巴赫金复调理论映照下的《樱桃园》[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25-130.
- [7] 周子玉. 论《龙子》中的乌托邦中国他者形象[J].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68-73.
- [8] 张竹筠.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孤独意识与对话艺术[J]. 外国文学研究,2000(2):30-34.
- [9] 郭英剑,郝素玲. 一部真实再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扛鼎之作——论赛珍珠的长篇小说《龙子》[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53-63.
- [10] 赛珍珠. 龙子[M].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 [11] 巴赫金. 文本·对话与人文[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97.